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四

已九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四

己九

宋 鶴林 彭 耜 纂 集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

御註曰正者道之常奇者道之變無事者道之真國以正定兵以奇勝道之真無容私焉順物自然而天下治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其然猶如是也老氏自設問答言我何以知天人之意如是哉謂

下文也

潁濱蘇轍曰古之聖人柔遠能邇無意於
用兵唯不得已然後有征伐之事故以治
國爲正用兵爲竒雖然此亦未足以取天
下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
之唯體道者廓然無事雖不取天下而天
下歸之矣

巳九

葉夢得曰物各有所當治國者必以正用
兵者必以竒國以竒治之則亂兵詭道用
之以正亦未免於敗然聖人之竒豈若後

世之詐哉敵至而爲之所是以其變不窮
黃茂材曰夫道無爲而無不爲正也竒也
無事也非知道者孰能之推而治國用兵
取天下特其緒餘土苴耳古之人有行之
者如伊尹太公范蠡張良之徒皆以此

程大昌曰正者如人之行正路也竒者如
人之行捷徑也無事者本其當然而不鑿
不擾也

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
昏人多伎巧竒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
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碧虛子陳景元曰忌諱謂禁令也君不能
無爲而以政教治國禁網繁密民慮抵犯
避諱不暇弗敢云爲舉動失業日至貧窮

巴九

二

利器者權謀也君不能安靜而以智變爲
務上下欺給則民多權謀偷安其生包藏
禍心日至昏亂伎巧謂工伎巧妙也君不
能無事而以機械爲妙志在奢淫則民尚
雕琢服玩金玉奇恠異物日益滋生古本

作民多智慧而邪事滋起法令謂刑法教
令也君不能無欲而以刑法作威民雖苟
免其罪然而不足則姦宄生焉故聖人云
此老氏之謙不敢自專其言故舉聖人之
云或謂老氏為周柱下史遍觀上世之遺
書三墳之古文以證其必然
潁濱蘇轍曰人主多忌諱下情不上達則
民貧而無告矣利器權謀也明君在上常
使民無知無欲民多權謀則其上眩而昏
矣人不敦本業而趨末伎則非常無益之

物作矣患人之詐僞而多爲法令以勝之
民無所措手足則日入於盜賊矣

達真子曰有欲者外也朴之散也無欲者
內也朴之聚也故曰我無欲而民自朴前
曰以無爲取天下蓋由此而見矣非體道

之盡者孰能與此

已九

三

黃茂材曰上古之時民如標枝然昧昧而
行安有忌諱權謀不作安有利器穴居坏
飲安有伎巧不知君臣上下之分安有法
令大朴旣散人僞日長至於商周之末極

矣忌諱尚而民彌貧利器用而國家昏伎
巧工而奇物起法令煩而盜賊充斥聖人
將欲舉天下而返於淳朴之俗亦豈有他
術哉清靜無爲無所事而去其欲而已
程大昌曰其曰聖人云者古有是語而老
子援以自主也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御注曰在宥天下下知有之而無欣欣之

樂

碧虛子陳景元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
人則凋弊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悶悶如天道昏
昏默默任其自然察察者政教煩細民多
犯之故缺缺也

清源子劉驥曰悶悶者不徇於物而恬淡
無為也察察以智治國也

黃茂材曰昏昏默默至道之極窈窈冥冥
至道之精而以察察為政者豈足語道哉
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御註曰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德
慧術智存乎疾疾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知
時無止知分無常知終始之不可故則禍
福倚伏何常之有

已九

四

碧虛子陳景元曰若有道之君守之以清
靜任之以自然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
壽不衰夫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
以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如是
則禍福倚伏於何而有

陸佃曰天之肇降生民而其福至於溥溥其禍至於缺缺豈有他哉繫一人之政而已故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清源子劉驥曰其民缺缺則民始惑亂無以及其性情而復其初則禍福倚伏千變

萬化而未始有極也

其無正邪

碧虛子陳景元曰禍福倚伏豈無正邪必有正耳在乎有道之君無爲無事忘形忘物而後正耳若有心爲正其正必復爲竒

矣有心為善其善必復為祿矣謂下文也
陳象古曰言物未嘗不存於正道也

正復為奇善復為祿民之迷也其日固已久矣

御註曰通天下一氣耳今是而昨非先迤

已九

五

而後合神奇臭腐相為終始則奇正之相生祿善之更化乃一氣之自爾天下之生久矣小惑易方大惑易性自私之俗勝而不明乎禍福之倚伏且復察察以治之民安得而反其真乎

碧虛子陳景元曰嗟薄俗不能自正自善而乃矯真爲正逆性爲善而反爲竒爲袂迷惑不悟其所由來固已久矣

潁濱蘇轍曰天地之大世俗之見有所眩而不知也蓋福倚於禍禍伏於福譬如晝夜寒暑之相代正之爲竒善之爲袂譬如老稚生死之相繼未始有正而迷者不知也夫惟聖人出於萬物之表而覽其終始得其大全而遺其小察視之悶悶若無所明而其民淳淳各全其性矣若夫世人不

知道之全體以耳目之所知爲至矣方且
自以爲福而不知禍之伏於其後方且自
以爲善而不知殃之起於其中區區以察
爲明至於察甚傷物而不悟其非也可不
哀哉

臨川王安石曰種種分別遂生妄想

黃茂材曰禍福竒正殃善之在天下如循
環然孰知其極易稱惟聖人能知進退存
亡況夫禍福之倚伏竒正之相生殃善之
更化豈世人所能知哉故曰久矣不轉也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劓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御註曰聖人所以正天下者何哉如斯而已

碧虛子陳景元曰劓作穢濁穢也有道之

已九

六

君率性清廉使物之自化耳而不以已之潔白揚彼之污但使物知勸而洗除穢濁矣自此以上皆悶悶之政非察察之治也古作劓傷也言聖人廉以自清而不以刑物使傷也

頽濱蘇轍曰知小察之不能盡物是以雖
能方能廉能直能光而不用其能恐其陷
於一偏而不反也此則世俗之所謂悶悶
也

臨川王安石曰聖人無方無隅故方而不
割崖岸而不畏故廉而不劇大直若屈故
直而不肆用其光復歸其明故光而不耀
陸佃曰不割彼以爲方不劇彼以爲廉不
肆彼以爲直不耀彼以爲光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不以廉而彰人

之穢不以潔而明人之汚

葉夢得曰民日迷於其間而弗悟聖人固
當有以救之是故方而不割則有全者存
廉而不劓則有質者存直而不肆則有屈
者存光而不耀則有晦者存是以閉而不

已九

七

盡用爲悶而不爲察者也

清源子劉驥曰此四者皆悶悶之政非察
察之治使民去智與故循天之理

黃茂材曰夏商以來士守一介不見道之
大全方則必割廉則必劓直則必肆光則

必耀如伯夷叔齊尾生申徒狄之徒而遂
至於害性傷生亦可悲矣老子時爲柱下
史非不方也廉也直也光也而人莫知其
爲老子者不割不劇不肆不耀焉爾故能
樂其全

程大昌曰廉者物之稜也陸廉之廉是也
既曰廉則遂有芒角鋒刃矣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以早復早復謂
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

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

久

御註曰聰明智識天也動靜思慮人也適
動靜之節省思慮之累所以治人不極聰
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所以事天此之謂

嗇

涑水司馬光曰嗇者省嗇精神也早復者
不遠復也不遠而復不離於德可以修身
頰濱蘇轍曰凡物方則割廉則劇直則肆
光則耀唯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劇直而

不肆光而不耀此所謂畜也夫畜者有而不用者也世患無以服人苟誠有而能畜雖未嘗與物較而物知其非不能也則其服之早矣物既已服歛藏其用至於沒身而終不試則德重積矣德積既厚雖天下

已九

八

之剛強無不能克則物莫測其量矣如此而後可以有國彼小人有尺寸之柄而輕用之一試不服而天下測知其深淺而爭犯之雖欲保其國家而不可得也吾是以知畜之可以有國則有國之母也

臨川王安石曰夫人莫不有視聽思目之
能視耳之能聽心之能思皆天也然視而
使之明聽而使之聰思而使之正皆人也
然形不可太勞精不可太用太勞則竭太
用則瘦唯能畜之而不使至於太勞太用
則能盡性盡性則至於命早復者復於命
也

王雱曰治人在乎正已事天在乎盡性惟
此兩者一於畜而已動極而靜則其復晚
矣惟畜者不侈於費已其去本也未嘗遠

故復靜為早德不外耗則積於內矣積於
內而資納無窮則其為積也積之又積也
盡性之人蓋將生天生地宰制造化其於
事物何所不能盡性則大矣大而化之則
聖矣化則無窮故莫知其極

巳九

九

陸佃曰嗇者愛養之辭韓非所謂愛其精
神嗇其知識是也蓋嗇精養神然後可以
俯治人而仰事天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
達真子曰嗇於一心則必斂動而歸靜嗇
於一性則必斂意而歸無心斂動於靜然

後能盡心性歛意於無然後能正性盡其
心正其性者人道之盡也人道盡則固可
以治人矣心靜則任其自然性正則安其
固有任自然安固有者天道之盡也天道
盡則固可以事天矣是以治人事天莫如
嗇惟心早復於靜意早復於性則所謂重
其積德也能內重其積德以至治人則人
無不順以至事天則天無不符以至應萬
物則萬物莫不歸以至率萬化則萬化莫
不盡是謂重積德則無不克毋也者為衆

子之莫不從以衆動而歸靜以衆有而歸
無固不異子之從母也惟衆動而歸靜則
靜之者無終窮衆有而歸無則無之者無
極盡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或入與入
晦菴朱熹曰早服者言能嗇則不遠而復

重積德者言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
加積之也如修養者此身未有損失而又
加以嗇養是謂早服而重積若待其已損
而後養則養之方足以補其所損不得謂
之重積矣所以貴早服者早覺未損而嗇

之也

黃茂材曰嗇者守於內不耗於外以之治人而人治事天而天應謂之早復復者物之初今之道家所謂返本還元是已可以成德可以勝群物可以同於無極可以為

已九

+

有國之母

赫東曰嗇雖有慳吝意乃簡損之理人為難治天為難事能於簡損而早復其德性之真則可以見道既見夫道則人雖姦詐天雖難測理不難見治之事之皆基於此

是謂深根固抵長生久視之道

御註曰根深則抵固性復則形全與天地
爲常故能長生與日月參光故能久視人
與物化而我獨存此之謂道
碧虛子陳景元曰杜光庭曰修道之士嗇

神以安體積氣以全和內固三關而祛萬
慮百神率服衆行周圍變化莫窮享年長
久固蒂於混元之域深根於無何有之鄉
與夫九老七元差肩接武矣古本作抵本
也

頴濱蘇轍曰孟子曰盡其心養其性所以
事天也以畚治人則可以有國者是也以
畚事天則深根固蒂者是也古之聖人保
其性命之常不以外耗內則根深而不可
拔蒂固而不可脫雖以長生久視可也蓋
治人事天雖有內外之異而莫若畚則一
也

已九

十一

陸佃曰根在幽蒂在顯根則以言其命蒂
則以言其性萬物莫足以測之之謂深惟
命為能與於此故曰深根萬物莫足以傾

之之謂固惟性為能與於此故曰固帶
黃茂材曰深根固抵長生久視之道於是
乎在經云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其道見於
易之復卦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

御註曰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
器而數徙之則多傷敗烹小鮮而數撓之
則潰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惑是以治道貴
清靜而民自定

賴濱蘇轍曰烹小鮮者不可撓治大國者不可煩煩則人勞撓則魚爛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寬猛相濟生熟得中

黃茂材曰道無大小治大國烹小鮮同於

一道

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碧虛子陳景元曰西昇經曰所謂為道自

然助之不善於祠鬼自避之此之謂也人
不作豐則祆祥何緣而興人守常德則神
變無因而傷民河上公曰夫兩不相傷人
得治於陽鬼得治於陰人得全其性命鬼
得保其精神故德交歸焉杜光庭曰夫民

巳九

十二

為邦本本固則邦寧人為神主主安則神
享聖人以道為治既不傷於人鬼神感聖
人之功亦不害於物兩者交悅二德交歸
潁濱蘇轍曰聖人無為使人各安其自然
外無所求內無所畏則物莫能侵雖鬼無

所用神矣非其鬼之不神亦有神而不傷人非神之不傷人聖人亦未嘗傷人故鬼無能爲耳人鬼之所以不相傷者由上有聖人耳故德交歸之

陸佃曰神無乎不在其在人則聖而不可知者也其在鬼則靈而不可知者也故鬼之所以不神者非無神也其神不傷而已故曰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

葉夢得曰詩頌文王之聖至於思齊曰神罔時怨繼之曰神罔時恫豈不以鬼無所

怨於人則亦無恫於人降之嘉生而禍災
不至其有傷之者乎
晦菴朱熹曰老子謂以道莅天下者其鬼
不神若是王道脩明則此等不正之氣都
消鑠了

已九

十三

黃茂材曰有道之世人能養其神不使其
鬼勝故曰其鬼不神有干越之劍者押而
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聖人之不輕用
其神亦如其劍雖曰神不傷人是亦聖人
能養其神使不傷人爾故曰兩不相傷德

交歸焉

其辭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

御註曰人莫不有趨高之心而趨高者常
蹶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
也

頽濱蘇轍曰天下之歸大國猶衆水之趨
下流也

臨川王安石曰大國下流者如衆人之所
惡也非君子惡居之下流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人以謙爲德海以容爲量自高者不受於物能下者爲物所歸

清源子劉驥曰一身之設一國之象也身之虛而萬物至心之無而和氣歸虛無者

聖人之所居所謂大國也以其不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至於萬物之精華無極之物自來歸之猶衆水之趨下流也經所謂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此之謂也

天下之交天下之札札常以靜勝牡以靜爲

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御註曰天下皆以剛強敵物而我獨寓於柔靜不爭之地則人孰勝之者是乃所以交天下之道

已九

十四

碧虛子陳景元曰天下之所交牝者以其大國善守雌牝柔靜之德故能攝伏天下雄壯之國

涑水司馬光曰交猶歸聚也

頴濱蘇轍曰衆動之赴靜猶衆高之赴下

也夫國下以取人小國下而取於人
臨川王安石曰交者衆人之會能處衆人
之所惡則天下之動莫不歸之矣故曰天
下之交牝蓋天下之交交於牝而已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牝者母也物莫
不慕其母也牝柔而靜牡剛而動常爲牝
之驅役故聖人知雄守雌柔而不爭虛而
處下物皆歸之

達真子曰牝者靜也牡者動也以靜爲衆
動之所歸以牝爲衆牡之所往理固無他

以靜為下故也為國者體此以靜制動以
牝制牡故大國以下小國能屈已之勢也
大國屈已之勢則取小國矣小國以下大
國能畏彼之勢也小國能畏彼之勢則取
大國矣以用也以取者力行而取也而取

已九

十五

者自然而取也大國忘勢難在乎力行故
曰以取小國趨勢易情之自然故曰而取
陳象古曰交謂交結而附於已者也

葉夢得曰取之為言得其所欲之謂也

清源子劉驥曰天一生水在人為精地二

生火在人為神神者陽中之陰故謂之雌
亦天下之牝也聖人知雄守雌以陰煉陽
陰極則陽生無為之妙天地之要變化之
機也故牝常以靜勝牡焉以靜而為之下
靜則群動趨之下則衆高赴之天下常勝
之道也

黃茂材曰夫道非徒下之而已雖曰下之
其終也不有以勝之必有以取之牝柔也
靜而處下然能勝牡此非下之而終有以
勝之者歟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湯事

葛是也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勾踐事
吳是也此非下之而終有取之者歟故曰
或下以取或下而取亦其自然之理本於
無心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
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御註曰天道下濟而光明故無不覆地道
卑而上行故能承天人法地地法天故大
者宜爲下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大國得小國則

益盛小國得大國則遂安各遂所欲大者
能先下之則小者歸故宜下

陳象古曰大國恃強鮮能下下今獨言大
者宜爲下明所難也

黃茂材曰夫有所欲於人而不能下人則

已九

十六

不得其所欲大國欲兼畜人小國欲入事
人能下則得不能下則不得至於道固無
欲然欲至於道是亦爲有欲也大者道也
故宜爲下此一篇全是借物明道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四



天
子

